

马克思主义 和 达尔文主义

普拉托诺夫著

馬克思主義和達爾文主義

普拉托諾夫著

張 紳 譯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59年

內 容 提 要

1959年2月是杰出的英国生物学家查理·达尔文(1809—1882)誕生150周年紀念,而同年11月又是他的聞名著作“物种起源”出版的100周年紀念。达尔文的理論奠定了現代生物学的科学基础,它对从自然科学方面証实馬克思列宁主义的哲学具有巨大的意义。本書分析了达尔文主义的这个方面,以及它与馬克思列宁主义理論的相互关系。本書还着重批判了对于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相互关系的錯誤理解。

Г. В. ПЛАТОНОВ

МАРКСИЗМ И ДАРВИНИЗМ

«ЗНАНИЕ» • 1958

本書根据苏联知識出版社1958年俄文本譯出

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

普拉托諾夫 著

張 紳 譯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号)

上海市書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001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1 7/8 字数 85,000

1959年3月第1版

1959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統一書号:2074·175

定 价:(八)0.17元

封面設計: 赵 晴

目 录

一	馬克思主义的对象和达尔文主义的对象	1
二	反动派对达尔文主义的攻击	8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企图以达尔文主义 来頂替馬克思主义	13
四	反对把馬克思主义和达尔文主义混淆起来	25
五	达尔文主义的理論、方法論基础	39
六	达尔文的自然科学唯物主义	38
七	达尔文理論中的必然性和偶然性的辯証法	45
八	达尔文与生物界发展中的飞跃問題	51

一 馬克思主义的対象和 达尔文主义的対象

百余年来，全世界的工人階級一直为从資本压迫下获得解放，并在偉大的、战无不胜的馬克思主义的旗帜下为建立新的共产主义社会而斗争着。馬克思主义产生在上一世紀的四十年代，它是工人階級在与資產階級斗争中的根本利益的表現。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卡尔·馬克思和弗里德利希·恩格斯，基于批判地研究和吸收在哲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領域中在他們以前所获得的所有优秀的东西，对其周圍的現實作了全面的科学的分析，創立了本質上新的世界觀——工人階級的世界觀，从而完成了偉大的思想革命，以自然和社会发展規律的知識和劳动人民爭取解放的科学綱領武装了工人階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馬克思主义的理論为弗·依·列宁所丰富。

馬克思列宁主义是由三个彼此有机联系的部分——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經濟学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論——所組成的。同时，辯証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是探討人們生产关系、經濟关系的馬克思列宁主义經濟学說的理論、方法論基础，也是包括无产階級在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的战略和策略問題的科學共产主义理

論的理論、方法論基礎。

此外，辯證唯物主義同其他的社會科學以及自然科學緊密地聯系着。辯證唯物主義揭露了存在和意識的最一般的規律，它是工人階級完整的科學世界觀。它構成一切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理論基礎。辯證唯物主義以最一般規律的知識武裝着一切專門科學，同時它又是貫穿着所有這些科學的科學方法。

辯證唯物主義不僅在理論領域中，並且也在實踐領域中，具有巨大而且廣泛的作用，因為它所揭露的最一般的規律，不論在認識或是改造世界的事業中，均是強有力的武器。

當然，辯證唯物主義與實踐以及各種專門科學的聯系不是單方面的。辯證唯物主義所表述的自然、社會和人類思維的最一般的規律，被利用來作為科學和實踐中的理論和方法，這些規律不是自天而降，也不是哲學家“純粹思維”的產物。辯證唯物主義是表明社會生產、階級鬥爭、以及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發展到一定水平的一定歷史時期的產物。

馬克思和恩格斯建立辯證唯物主義的哲學時，在自己的著作中根據和綜合了自然科學的成就，如能量守恆和轉化定律，動植物的細胞構造理論，羅蒙諾索夫、道爾頓的原子、分子學說，康德、拉卜拉斯的太陽系起源的假設，拉馬克和其他進化論生物學家關於生物界發展的學說，由非生物界的物質人工合成為最簡單的有機物質，以及十八世紀末到十九世紀上半葉所獲得的關於古生物學、胚胎學、比較解剖學、生理學和其他自然科學的巨大成就。上述的發現提供了一種可能：認

为自然界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着的有联系的統一体，这也就是辯証唯物主义世界觀的自然科学的基础。

辯証唯物主义既然产生以后，并非一成不变的。它原則上是与教条主义格格不入的。辯証唯物主义——这是一門活的、創造性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的学說。辯証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誠如它的产生一样，是同社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向前发展紧密地联系着的。它依据了极其巨大的自然科学的发现，如达尔文的进化論，門德列耶夫的周期律，原子的分裂，以及后来原子核的分裂、放射綫的发现，新的、从前未知的化学元素的合成，用米丘林的方法定向改变和获得新的有机体类型，巴甫洛夫的生理学学說和其他等等。同时，如果論及近百年来生物科学的成就，那末，它总是和第一次給生物学打下完全的科学基础的达尔文学說相联系的。

随着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書在 1859 年出版，使造化說①遭到了彻底破产。达尔文的学說得以表明在向前发展中的有机界，它揭露了有机体之間的多种多样的关系，这些关系把有机体联結成为一个統一体。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的理論唯物地闡述了有机体的惊奇的合理性，以前把这一現象看作有利于造化說的“論据”之一，并且是上帝存在的一个“証据”。上述的和早期的进化思想最后終于由假設轉变成关于生物界发展的、在理論上和实践上全面論証了的科学。因而，达尔文的理論是辯証唯物主义在自然科学方面最重要的証明。同时，

① 造化說——关于世界由神創造的伪学說。

达尔文的理論为辯証唯物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极其丰富的理論材料和实际材料，它給生物学打下了科学的基础，給生物科学的后来发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从而保证了以愈来愈新的科学資料丰富辯証唯物主义的未来发展。对辯証唯物主义具有巨大意义的达尔文理論的这种后来的发展，首先是米丘林的学說和巴甫洛夫的学說，他俩的学說形成了达尔文主义发展中的新阶段。

所有这些說明了：达尔文主义是馬克思主义的良好同盟者。因此，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以热情的态度来对待达尔文的理論，是可以理解的。李卜克内西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卡尔·馬克思极关心地注視着自然科学的发展，他是首先了解达尔文研究的全部意义的人們之一。李卜克内西在回忆与馬克思的談話时写道：“当达尔文从自己的研究中作出了結論，提交社会人士評判时，我們有好几个月不談論什么其他东西，而是談論达尔文和他的发现的革命力量”①。

馬克思在1860年12月給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評述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書是“我們观点的自然科学基础”，即馬克思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同样的思想，也在馬克思于1861年1月16日給拉薩尔的信中表示过，尽管措詞上有些不同。馬克思写道，达尔文的工作对他有用，它“是历史上阶级斗争的自然科学基础”。恩格斯和列宁对达尔文理論的很高评价是众

① “回忆馬克思恩格斯”，苏联国家政治書籍出版社1956年俄文版，第100頁。

所周知的。馬克思的意見讓人們理解到的不僅是他對達爾文的理論予以很高的評價，並且理解到，馬克思懂得自己的觀點與達爾文理論的聯繫和關係，即達爾文主義和馬克思主義的關係。

辯證唯物主義——這是完整的科學的世界觀，即包括整個世界和世界所具有的物质運動形式的觀點的體系。至於談到達爾文主義，那末它僅是研究生物界的發展規律，即物質運動的一種形式。達爾文主義是關於有機界歷史發展一般規律的科學。這門科學包括如下的最重要部分，如：證明有機界進化的現實性，確定進化的方向、因素、形式和速度，查明控制進化過程的途徑。誠如我們所見，達爾文主義對象的範圍，儘管有著自己的廣度，但辯證唯物主義對象的範圍則更廣泛得多。

但這兩門科學的對象間的差別，不僅僅在於它們所包括的各種現象間聯繫的範圍。這個差別不僅僅在於達爾文主義研究的僅是物質運動的一種形式。問題還在於，辯證唯物主義研究的僅是最一般的規律，這些規律既在自然界（生物界和非生物界）的領域內，又在社會和思維的領域內同等地起着作用。而達爾文主義是研究其中一個領域所特有的專門規律，也就是研究生物界發展的規律。

達爾文主義所研究的規律，雖然對辯證唯物主義的規律來說，是局部的規律，但其本身對植物學、動物學、形態學、生理學、分類學所研究的規律來說，則是作為一般的規律出現的，這裡更不必談魚類學、鳥類學、高等植物學、低等植物學等等更專門的生物科學。

从上述一切有可能理解：馬克思主义的对象不仅在数量上、在范围上較达尔文主义的对象要广泛得多，并且在質上也与它有差別，因为甚至在达尔文主义研究的实际上較狹窄的範圍內，馬克思主义（說得更确切一点，馬克思主义的組成部分之一——辯証唯物主义）却研究着另外的、不是达尔文主义研究的那些規律。至于談到馬克思主义的其余两个部分——經济学說和科学共产主义理論——，那末它們研究的乃是物質运动的社会形式所特有的規律。

在辯証唯物主义所研究的最一般規律、达尔文主义所研究的生物学的一般規律和植物学、动物学及其他較狹窄的生物学課程所研究的局部規律之間，不應該挖掘某种鴻沟。相反地，它們彼此是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因为，正如列宁所說，一般总是只存在于个别之中，通过个别存在着，而任何的个别無論如何总归是一般。就是这一联系以及最一般、一般和局部規律間的差別，构成了既是辯証唯物主义与各种專門科学的联系又是它們彼此在質上差別的客觀根据。因而，辯証唯物主义尽管在一定的方面是研究整个客觀世界以及对于它的認識，但無論如何不能自命为各种專門科学所获得的一切知識的綜合。專門科学也是如此，尽管是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辯証唯物主义所研究的现实界的个别領域，但不能看作是辯証唯物主义的某某“組成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的評述仅是作为他所建立的世界觀的自然科学基础的緣故。馬克思主义本身不包括达尔文主义和其他的自然科学，而給它們提供了哲学的概

括，仅是作为它們进一步发展的理論基础和方法。

达尔文研究了生物界的規律而对社会生活沒有从事专门的研究，因此十分自然，他并不企求揭露历史发展的規律。他也没有根据馬克思主义奠基人的著作来研究历史发展規律。当然，馬克思和恩格斯的名字，达尔文从定期的报刊上了解得很清楚。此外，达尔文也可在馬克思的“資本論”一書的样本（作者于1873年寄贈給他）中，获得对馬克思主义的一定認識。

但是，作为自己階級——英国資產階級的子弟，达尔文不能克服对馬克思主义理論所怀的偏見。由于顧慮而犹疑地不敢贊同“資本論”中所論述的思想，达尔文拒絕了馬克思給他講述这一著作的建議^①。从这里也可明了，按照达尔文的政治信仰，誠如他自己在一份履歷表上所写的，他是急進主义者或自由主义者。

① “达尔文書信选集”，苏联外国文書籍出版社1950年俄文版，第275頁。

二 反动派对达尔文主义的攻击

馬克思主义的對象和达尔文主义的對象間的真正关系，以及这两門学說的本身內容，曾遭到了并且遭受着来自資產階級及其御用学者的荒謬歪曲。

社会上的反动集团，首先是貴族和僧侶，以及資產階級的一部分，从达尔文主义出現的最初几天起，就宣布与它进行激烈的战斗。在英国某些反动杂志和报纸的篇幅上，尤其是在“雅典庙宇”杂志里，在僧侶、反动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言論中，对达尔文及其理論的攻击是众所周知的。达尔文主义的講授直到現在仍被美国的很多州內的法律所禁止。臭名昭彰的所謂“猿猴”訴訟案的事件是广泛傳布的，这个案件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由美国当局組織起来反对大胆違反这一法律的中学教师斯考普斯的，起来維護斯考普斯的美国著名的达尔文主义者布尔班克遭到了教会人士和資產階級的野蛮攻击，造成了他的夭折。

反动集团对达尔文主义的搗乱行动在資本主义各国内直到現在还没有終止。就在不久以前，美国的亨利·莫利斯教授在他的論文集“聖經和現代科学”中宣称，他認為达尔文主义以及其他任何进化学說，都是无法証实的。莫利斯承認，达尔文主义和宗教是勢不兩立的，他断言，聖經——这是“神的

全面和正确的語句”。因而，学者們所追求的不仅是这一“神的启示”的精神，而且是这一“神的启示”的字义。莫利斯并不是孤零零一个人。数百个其他的学者也表白了这种精神。英国的信仰論者列恩在他的“反对理性”的小册子中厚顏放肆地宣称：“达尔文主义是扮演了絲毫也不能迷惑公众的、自以为是的最大把戏”。法国的自然科学家列姆恩在“法兰西百科全书”中写道，現在已“沒有一个人相信生物变化論”，而奥国的生物学家梅耶断言，似乎“所有人都承認达尔文的物种形成的学說是伪学說”。

所有这些蒙昧主义者提出了造化說和目的論的陈腐思想来頂替达尔文主义。若干年前，在美国出版了勒康特·德·紐伊写的、引起美国騷动的著作——“人类的命运”。紐伊在这書中提出了“最終目的論”。根据这一理論，“只有当我们承認了合理性、正确和遙远的目的在进化中占居統治地位时，才能理解进化”。

反动分子对达尔文主义的仇恨心理是由于：一方面达尔文主义給宗教以沉重的打击，另一方面，它是唯物主义、尤其是辯証唯物主义的自然科学基础。反动派、社会进步的敌人对于达尔文主义的这一作用是清楚地意識到的。

第一批反达尔文主义者徒劳无益地企图在公开战斗中击败达尔文主义的試驗失敗后，反动分子自十九世紀末叶起，与采取公开攻击的同时，还开始运用了新的斗争策略。这种斗争策略简单地可以說是企图以“拥抱”来窒杀达尔文主义。

另一方面，开始了公开調和达尔文主义和宗教的尝试。甚

至在达尔文主义中出現了一种特殊的流派——所謂“基督教的达尔文主义”。这种主义的追隨者硬說，达尔文主义不仅与宗教沒有矛盾，并且甚至是“补充”和“論証”着宗教的。类似的思想不仅在资产阶级的生物学家中間，并且也在历史和其他社会科学領域的专家中間获得了广泛的傳布。例如，在西方大吹大擂的10卷本“世界史”的出版工作中，参加的有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阿根廷、奥地利和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他們宣称，聖經中的“創造”概念好象絲毫也不与“发展”这一概念相矛盾。弗里茨·盖尔恩在这次出版的发刊詞中說道，突变論^①的成就提供了解釋現代动物和植物种是“創造行为的結果”的可能性。不言而喻，由于达尔文主义与宗教的这种“靠攏”的結果，真正的达尔文主义实际上是一点也不存在了。

虽然这种进攻直到現在还没有終止，但是从一开始起，资产阶级的最有远見的思想家和教会人士就懂得，他們的这种吵嚷是极端不能使人信服的。其中有很多人公开承認，調和达尔文主义和宗教是不可能的，这真象要使沿着相反方向流动的两股水在同一河床內流动一样不可能。因此，反动派除了用这一极其野蛮和无知的形式，以“拥抱”来窒杀达尔文主义以外，曾利用了另一种較為老練的、隱晦的形式，这种形式

① “突变”是魏斯曼主义遺傳学中应用的一个术语，表示有机体中所謂遺傳物質的突然改变，并且認為这种突变的发生似乎是自发的，不受控制的。——譯者注

的特点可以說是企图从内部来摧毀达尔文主义。这里指的是所謂新达尔文主义,或换言之,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产生。

魏斯曼主义者利用了达尔文学說中的某些錯誤方面(低估了环境对有机体发育直接影响的作用,夸大了繁殖过盛和种内斗争的作用等等),抛弃了达尔文的极重要的唯物主义的原理(承認获得性特征的选择和遺傳的創造性作用,認為环境是有机体一切变化的根源),根本地歪曲了达尔文主义的真正实质。这一被歪曲的、失去了唯物主义傾向的达尔文主义,获得了“新达尔文主义”这一虚妄的名称,虽然“新达尔文主义”实质上是真正的反达尔文主义。

新达尔文主义从出現时起,誠然是以极其謹慎的形式,給僧侶階級打开了进入生物学的大門。新达尔文主义的創始人魏斯曼写道:“我們对宗教問題現在可能作出的回答,可以說是:世界上所实现的一切,是基于統治世界的力量,并且是完全有規律的;然而这些力量及其基質——物質,是由哪里产生的,这一点我們是不知道的,并且这里不能禁止任何人产生信仰”。在同一本書的另一处,魏斯曼断言,承認生物界的有規律发展好似是与宗教絕對不矛盾的。魏斯曼給基达的“社会进化”一書写了表示贊同的序言,这本書的目的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場来調和科学与宗教。

后来,魏斯曼主义的追随者把宗教的、唯心主义的情緒表現得更加露骨。在这方面,現代孟德尔、摩尔根遺傳学的創始人之一倍托遜的观点是特別典型的,他的世界觀是建立在公开的神秘主义基础上的。在他以后不久出現了摩尔根主义的

現代台柱——梅列爾，達林頓，赫胥黎。例如，達林頓直接承認精神不滅，他指出，“不滅的信念是我們遺傳學組織的結果”。而赫胥黎宣稱，他所發展的進化觀點是根據魏斯曼——摩爾根主義的觀點，“是新宗教的萌芽，後者不是用以代替現在的宗教，而是現在宗教的補充”。

三 社会达尔文主义者企图以达尔文主义来頂替馬克思主义

魏斯曼—摩尔根主义的发展总是和科学中的其他反动流派——自以为与达尔文主义有血緣关系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紧密地交織着的。而象种族主义、优生学和儿童学那样的伪科学是以魏斯曼—摩尔根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为依据的，这些伪科学本身也企求起着在理論上替資本主义剝削劳动人民和与其相应的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政策辯护的作用。

同时，不論是魏斯曼—摩尔根主义，或是社会达尔文主义，都远远地超越了生物学本身的范围。特别是社会达尔文主义，它企图把达尔文所揭露的生物界发展的規律，錯誤地加以解釋而搬到社会上来。在我們看来，社会达尔文主义是资产阶级的一个反动尝试，它企图推翻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把它与所謂社会发展的有机論相对比。

把人类社会看作特殊的复杂有机体或是无数有机体总合的这种理論，还在达尔文理論出現前，已存在于资产阶级的哲学和社会学中。这一点已表明了：对这种理論的产生，达尔文是不应負責的。此外（強調这一点特別重要！），达尔文揭露了生物界的发展規律，但他本人决沒有把这些規律看作自然界和社会的普遍規律。誠然，达尔文作了錯誤的假設，称生存斗